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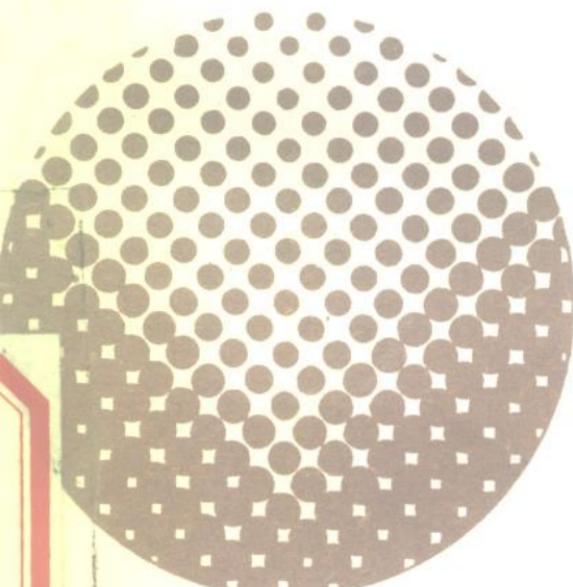
中·国·播·音·学·丛·书

播音语言通论

—危机与对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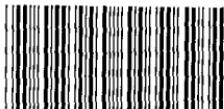
BOYINYUYANTONGLUN

● 张 颂 著



●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485470



485470

中国播音学丛书

播 音 语 言 通 论

——危机与对策



张 颂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48 号

G222.2

85

5

234

播音语言通论

——危机与对策

张 颂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朝阳区东郊定福庄 1 号)

河北省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3125 字数：160 千字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7000

ISBN 7—81004—217—3/G·225

定价：15.00 元

序

当中国进入改革时代，广播电视迅猛发展的时候，语言被冷落了，各种无视语言规范、轻蔑语言功力的观点、理论，不胫而走，在实践中流行、传染，并且殃及民族文化，贻误子孙后代。语言学家们大声呼吁，有关部门三令五申，但是，效果甚微。一些广播电视工作者坚持着弘扬优秀传统，力行着纯洁语言产品，却被看作“保守”“落伍”。广播电视中传出的语言，错误屡出，以讹传讹，用词不当，言不及义，语无论次，词不达意，已经是家常便饭，多见不怪了。对规范的反感成了“改革”的心态，对艺术的追求，当作“个性”的羁绊，贴近生活，变成了与生活同态，服务受众，变成了与受众“平衡”。大众传播，陷入人际传播的汪洋大海，传播媒体，加入了媚悦“上帝”的行列。语言文化，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语言品位，一味迎合，每下愈况。物质文明的发达不能舍弃精神文明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升腾，离不开语言文化的崇尚。语言发生了危机，危机产生了恶果。这绝非对巨大成就的漠视，这正是对取得更大成就的焦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难以避免阵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必然道路崎岖。广播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进入了广大受众的精神世界，招引着他们，感染着他们，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视界、语言视界诸方面产生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一个节目的潜移默化，比父母师长的苦口婆心也许作用更大；一个思潮的兴起，有时会是几天的时间便蔓延在某种层面上，某个群落里；外国的、港台的、一登龙门竟身价十倍；久远的、偏僻的、一旦张扬便妇孺皆知。我们怎能无动于衷、置若罔闻？在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领域，也存在着、生长

着缺乏民族文化独立意识、缺乏中国特色自尊观念的某种迷失，向西方模拟的倾向，言必称欧美的论述，正在我们语言危机的火上浇油。我们怎能闭目塞听、满足现状？值得注意的是个别领导者、引导者，却错误地认为这些表现是“改革”，并为之拍掌叫好，大加赞赏，我们又怎能盲目认同、听之任之呢？

语言的危机是文明的危机。广播电视理应遵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充分发挥“教育和鼓舞”的现代化工具的功能；而作为广播电视工作者也不能不在投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分出一部份精力，研究这危机，克服这危机，不使它危及我们、干扰我们那本就十分艰巨的事业。

语言现象，正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反映着历史文化的积淀，映照着当代文化的拓展，表露着民族文化的水准，显现着国家文化的特色。中华民族从不拒斥域外文化的传入，那广阔的胸襟，以虚怀若谷的风度，总是汲取着它们的精华，并化入自己的血液。但也从不屈从域外文化的威压，那坚韧的性格，用持之以恒的气魄，总是排除着它们的糟粕，并磨砺着自己的意志。因此，她卓然不群，挺拔不屈，形成了源远流长、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当前的语言危机犹如历史文化长河中的一个漩涡，一股暗流，而语言危机的克服，更象在历史文化长堤上铲除几个蚁穴，在历史长卷画面上消灭几个蛀卵，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经过主观努力可以克服的，而无论如何，却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我们说的语言危机当然有它的根据，但更主要的是一种警示，大概不会认为是全盘否定，也不会认为是危言耸听。从各章节中，不难看出被驳斥的观点那表情郑重的迷惑性，还有

一唱一和的呼应性，更有同类言论的代表性。这不是个人之间的分歧，不是简单的“争鸣”，因为我自己虽然写过一些东西，却从未自封为哪一派（学院派？）的权威人物，而且，除了一支秃笔，别无所有，自认为，也还没有白衣秀士那狭窄的心胸。我的学生们，一直在“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氛围中学习，平等研讨，各抒己见，丝毫没有“师道尊严”的压力。当语言的危机逐渐明朗的时候，他们几次三番地催我写一点文字，他们哪里知道，我正有同感，也想表达自己的一孔之见，只是我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没有舞文弄墨的精气神，也不善于去琢磨“本质特征”和“客观规律”。

但是，形势迫使我不得不清醒地看到：在指名道性的境遇里，在“消极”“失误”“诡辩”等连篇累牍地帽子扣下来的情况下，不能再沉默了，沉默大约相当于“无理”。于是，我利用暑假，在招生、开会、家务之余，拉拉杂杂写了这 10 章的小书。其中，简约的地方还可扩展，遗漏的问题有待补充，有识者会断言：没有理论的光芒，实践者会认为，极少事例的引用。不过，从我来讲，因为明白了一些早该明白的东西，起一点克服危机的作用，虽非为自己，也应该是自己的一种权利。对人的观点，却不是对人；对广播电视的某些方面，却不是全局，这也应该是写作的一种权利。

但愿引起一场论战，以便明了是非，发展事业，从中仍可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目 录

序

第一章 土壤是中国的	(1)
第一节 汉语的主流	(1)
第二节 汉语的规范	(5)
第三节 汉语的特色	(9)
第四节 汉语的功能	(12)
第五节 汉语的口语	(16)
第二章 传统是宝贵的	(21)
第一节 文化的传统	(22)
第二节 广播的传统	(25)
第三节 理论的传统	(27)
第四节 交流的传统	(30)
第三章 概念是发展的	(35)
第一节 语言的概念	(36)
第二节 语境的概念	(42)
第三节 朗读的概念	(48)
第四节 播音员概念	(54)
第四章 系统是开放的	(68)
第一节 语言系统	(69)
第二节 副语言系统	(73)
第三节 风格系统	(78)
第四节 传播系统	(83)
第五章 主持是多样的	(89)
第一节 何谓主持	(91)

第二节	怎样合一	(98)
第三节	如何分类.....	(103)
第四节	如何多样.....	(108)
第六章	语言是精妙的.....	(113)
第一节	有稿播音.....	(114)
第二节	无稿播音.....	(121)
第三节	以播为主.....	(127)
第四节	一专多能.....	(134)
第五节	语感通悟.....	(141)
第七章	受众是苛刻的.....	(147)
第一节	受众层次.....	(149)
第二节	受众期待.....	(154)
第三节	受众共鸣.....	(159)
第四节	受众反馈.....	(166)
第八章	队伍是成长的.....	(174)
第一节	人才遴选.....	(175)
第二节	人才培养.....	(180)
第三节	人才使用.....	(186)
第四节	人才管理.....	(191)
第九章	竞争是激烈的.....	(199)
第一节	国际竞争.....	(200)
第二节	国内竞争.....	(207)
第三节	个体竞争.....	(216)
第四节	遏止增熵.....	(223)
第十章	前途是美好的.....	(228)
第一节	动态有序.....	(228)

第二节 形态万千.....	(233)
第三节 神态各异.....	(238)
第四节 因势利导.....	(246)
跋.....	(255)

第一章 土壤是中国的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繁衍了代代龙的传人，由中国人集体智慧生发出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光照千秋。汉民族语言文字以自己的特有魅力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功能。“中国五千年文化什么时候灿烂过？”“汉语是一种落后的语言，汉字是一种落后的文字。”这类认识正应了一句成语：“数典忘祖”。

我们的语言，准确、精妙、丰富、优美。历史上多少思想家、教育家、理论家、文学家、艺术家，使用我们的语言传播和保存了那么多真知灼见，为后人提供和积累了那么多精神产品，而且“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①这是多么值得骄傲的贡献，这又是多么值得宝贵的财富！

第一节 汉语的主流

为了说明今天的语言状况，我们不得不简单回顾一下汉语的发展。

关于语言的产生，众说纷纭，恩格斯的解释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他指出：“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①

人类语言的发展，先是有声语言，直到文字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才有了文学语言。汉语也不例外。“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总不出西安、北京、南京这个三角地区，汉语的主流就是在这个地区内发展起来的。”“大体上说，魏晋以前的文学语言是比较接近口语的，魏晋以后，一方面所谓正统的文学用语日渐脱离口语，作者承袭了不少已经僵固的古代的词和语，但是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们，如李白、杜甫、欧阳修、苏东坡等的作品还是比较接近口语的。另一方面，在人民大众的口语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文学语言，这就是所谓俗文学。民间的歌谣之外，从南北朝开始就有‘变文’的流行，到唐代这种变文的讲唱就大大兴盛起来……。到宋代变文被禁绝，可是新的讲唱文学如鼓子词、诸宫调、宝卷等又出现了，其规模比从前更大……。无疑地，《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这些伟大作品都是在讲唱文学的基础上产生的”。^②

另外一方面，“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很讲究说话的，孔门四科，言语是其中之一。春秋各国使者往来，辞令之美，念过《左传》的都有深刻的印象。这个优良的传统没有能够很好地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的作用》

② 鲍明炜《略论汉族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

保存下来。”^①为什么呢？这主要是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逐渐造成了知识分子“重文轻语”的心理，“学而优则仕”的“学”，就是学文字、写文章。六朝骈体、明清八股，更加重了“重文轻语”的现象。尽管有不少能言善辩之才，却并未改变人们对有声语言的轻视。“五四”运动以后，“诵读”和“演讲”才开始受到一定的关注，并在实践上有所进展。

从现代汉语的规范化看，我们的语言是在朝着更精密、更丰富的方向发展，并且适应着时代的要求。这同继承汉语的优良传统有极大关系。至于病态的、同主流相违背的东西，时刻也没停止过蔓延、泛滥的态势。一有机会，它们就会沉渣泛起。或者，表现为与口语的脱离，玩弄文字游戏；或者，表现为对文学语言领导作用的蔑视，大搞口语至上。

汉语的主流，有其发展变化的独立轨迹，从这轨迹中我们发现：

第一，同汉字有稳定的联系。不管字音的方言歧异有多么大，多么多，写在纸上（或竹帛上），都能看懂。这大概应该归功于“书同文”的规定。

第二，同诗歌有密切的联系。诗歌大国的无数篇章，十分讲究平仄和韵脚，不管是否有人作过突破的试验，试验也不乏成功之作，也不管是否有人过于拘泥于此，拘泥也不乏精品，在诗歌史上，讲究韵律，对于充实和发展汉语的主流，那作用确实很大，甚至至今还有明显的影响。

第三，同教育有深刻的联系。那《百家姓》《千字文》自不必说，《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之类，正反映了口传心授、孩提

① 罗常培、吕淑湘《现代汉语规范问题》

启蒙、熟读硬记、文史并解等，人们求知、求学过程中，对汉语主流的生发所作出的有益贡献。

第四，同哲学有紧密的联系。百家争鸣也好，罢黜百家也好，儒、释、道……各种哲学观点，都以言简意赅、文约义丰的语言表述出来，不但普及了、发扬了各自的观点，而且丰富了汉语主流的底蕴。争也罢、批也罢，懂也罢，不懂也罢，却历经百代而不衰，至今仍被有同感的人们当作“格言”“警语”“座右铭”。

当然，汉语的主流还同其他方面有各种联系，如同民族、社会、阶级等，但仅此，也就可以看出，汉语的主流是源远流长、深广博大的了。

今天，我们谈论汉语的主流，不是复习历史文化，也不具体描述它的发展历程，只是想说明，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只有沿着它的演变轨迹去踏勘，去开拓，才会使它发扬光大。但是相当可惜的是，有一些观点，包括一些语言学家的观点，还严重地存在着“西化”的倾向，认为汉语落后，凡是主张汉语主流应延续发展的，一律打入“国粹派”，或曰“保守派”，这极大地阻碍着汉语的主流前行的进程。要知道，语言的形成和充实，是客观规律的必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既不能拽住它，也不能回到远古重新开始。只有“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才会促进它。拼音文字提倡和实行了数十年，那作用仍在“辅助”阶段，就说明了主流的不可逆转，主次的不可颠倒。“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不但“书同文”已成定势，人机对话、电脑贮存，都形不成对主流的威胁，将来还会朝着“人同语”的方向速进，进一步证明汉语主流的强大生命力。语言的危机恰恰来自“西化”的影响，来自对汉语主流的“玩忽职守”。

第二节 汉语的规范

汉语的发展，包括语音、语法、词汇、文字、修辞等各子系统的构成、变化，有一定的规律。在现代，八大方言区及各方言区内的各小方言区，虽然词汇、基本语法大体一致，主要是语音的差异，但那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当然这种区别有对应规律可循，仍然包容在汉语母系统中。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提出了汉语规范化问题。“实践表明：汉语规范化有利于汉语文字的统一、纯洁和健康，提高教学质量，缩短教学时间，有利于各地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团结，加强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促进四个现代化。”^①今天，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更加迫切地要求汉语规范化。广播电视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亟需汉语规范化。“汉族共同语还没有走完它的最后的成熟阶段——有充分的统一的规范的阶段。我们还需要在统一的书面语言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有声语言（口头语言）。”^②宪法中明确规定，要求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不知是地域的狭隘观念，还是个人的自私心理，至今仍有人对汉语规范化抱有明显的反感，在广播电视语言传播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实践上的分歧。

我们的广播电视，总体上、主流上，保持和发扬着许多优

① 许宝华、颜逸明《进一步促进汉语规范化》

② 王力《论汉语规范化》

良的传统，坚定地推进汉语规范化就是优良传统之一。50年代，周总理的明确指示，《人民日报》有关社论把广播电视的作用和重要地位，都论述得十分透辟了。周总理指出：“广播和电影是我们的重要的宣传工具，但是由于普通话还没有普及，它们的功效在方言地区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北京语音是个标准，有个标准就有了个方向，大家好向它看齐。但是在具体推广和教学工作中，对不同对象应有不同的要求。比方对广播员、电影和话剧演员、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就应该要求严些，对一般人就可以要求宽些……”^①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中指出：“要促使每一个说话和写文章的人，特别是在语言使用上有示范作用的人，注意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语言的规范必须寄托在有形的东西上。……电台广播员、电影和话剧演员，他们也都是语言规范的宣传家，每天有无数的观众和听众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在向他们学习。他们在普通话的推广上，过去已经有过很大的功劳，今后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推广普通话的情况下，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自然也就必须加强自己的语言规范性。”这些话，已经反复说了30多年了，恐怕不是不理解吧？那么，为什么在理论上、在实践上，还会有“明知故犯”的种种表现呢？原因不外有：

第一：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造成了地域隔绝，只在本村、本乡走动生活，很少同“外地人”打交道。本地话就是本地的“规范”，他乡异地，自有书信往来。因此，走动、生活的范围大

^① 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

小，便决定了“规范”的范围的大小，不能也不必到圈子外面去“规范”人家，人家也不能更不必到这里来“规范”自家。即使“逃荒”“跑反”到了外地，便“入乡随俗”，或者，仍然因人多势众，而“我行我素”，“喧宾夺主”。

第二：家庭、血缘文化的需要，不但进行着文化的积淀，而且进行着语言的“遗传”，语言的“近亲繁殖”，并形成了巨大的传统势力、传统观念，吞噬着任何“外来语”。带进一些“新语言”，便被看作“忘本”，视为“异端”，对于“学洋腔”“撇京腔”，更会判为大逆不道，甚至拳脚相加，必须“纠正”，恢复“乡音”，才算“本份”。

第三：语言习惯的惰性，从“呀呀学语”到“少小离家老大回”都难于改变“乡音”，尽管有碍口头交际，也“无怨无悔”，不想忍受改变语言习惯的阵痛，不肯勤学苦练去掌握规范化语言。除了少部分人为了理想职业去克服方言习惯外，大部分人满足“大概听得懂”，因语言障碍闹笑话、捅漏子，也看成是“百年不遇”的事，不以为过。

第四，地方观念作祟，认为“亲不亲，听乡音”。在本地，以能说乡音而自豪，到外地，以听到乡音而骄傲；出国三十载，离家二十春，以还能不能说家乡话来区分是不是“一家人”。这中间，确有亲情、乡情同语言的切合之处，但完全不能以此作逆向推理，即乡音一变规范，亲情便觉疏远。规范，恰恰在更大的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醇厚了亲情，净化了乡情。

第五，广播电视的推行，一度扩大方言传播种类和时段，至今仍无制约，使有些方言区轻视普通话，进而抵触规范化，产生了负面影响。消灭方言的理论和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广播电视的方言使用应适度，不应对推广普通话造成冲击，而且

理应不断增加普通话节目，逐渐减少方言节目。为了汉语规范化的大局，任何电台、电视台都无权以各种理由“坚守”方言节目的“阵地”，甚至排挤普通话节目。

第六，影视剧中领袖人物的语言，借助方言企图增强表现力，几位领袖人物各自用乡音说话，不但影响了受众的接受效果，而且削弱了推广普通话的说服力。广播中的文艺作品播讲，忽而用普通话，忽而用方言，并不能表现“乡土气息”反而显得不伦不类。目前盛行的小品，几乎成了方言展览，东北的、广东的、唐山的、山东的……，好象不用方言，就出不了彩，这是一种误解，或者是艺术表现力的疲软。应该大力宣传并用事实证明，汉语规范的优势与活力，众多影视剧佳作、文艺作品演播和小品、相声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还坚持方言，只能说明编导、表演的怪癖，面向全国去演出，是明智的决策者所不取的。

第七：对“港、台味儿”的追求，已经极大地降低了对普通话学习的热情，特别是某些电台、电视台、以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为批判、攻击的对象，把准确的、标准的普通话认作呆板、单调的同义语，大加挞伐，而对“港台味儿”的话却百般推崇、多方肯定，于是许多人宁肯丢掉字正腔圆，也要搔首弄姿地、嗲声嗲气地去学“港台味儿”。有的企业做广告，非得要求“港台味儿”的话，有的主持人也以自己带有“港台味儿”的话为荣。这真是一种怪现象。

第八：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售货员、售票员、服务员、公关人员……，还没有上岗的语言要求，南腔北调，令人不知所云，而且对下一代产生着不好的“示范”作用，十分明显地淡化了语言规范的社会环境。应该建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